

莎士比亞的《奧德羅》—— 黃清霞

有些劇本我就是要去導、去演，因為它們存在 —— 就好像有些名山峻嶺令攀山者不能不攀。一個導演就是這樣去衡量自己的能力。我也是這樣「攀」過了莎劇和契訶夫、布萊希特、品特等的作品。

但是演出有些戲，只因為機緣巧合。演《奧德羅》就是個例子。海豹劇團沉寂了多年，去年演出契訶夫的《姊妹仨》以後，大家都很興奮、動了心。我得找個劇本能用得著海豹四位台柱演員、挑戰我們的譯者、吸引贊助者的支持，於是便提議莎士比亞的《奧德羅》。

其實，我對這劇本的感覺頗為負面，總是覺得劇中情節不合邏輯。於是決定用心去探索莎士比亞想在這戲裡面說什麼。

首先是戲裡的地方背景。莎翁活在伊利莎白一世皇朝時代，那時的英國人都覺得意大利人奸狡、凶殘、道德觀念不強。那年代的觀眾都會對狄夢娜有疑心。一個女子怎會瞞着父親去私奔呢？不過既然她是個威尼斯人，那就不奇怪了。至於義雅豪，就代表了當時英國人心目中，在意大利滿街都是的壞蛋吧！

可是這點仍不足以令我們相信奧德羅會深信義雅豪的說話。奧德羅信義雅豪的話是因為他信義雅豪這個人，相信他只說真話。

我們到底能否看得到別人的真面目呢？如何能知道別人說話背後的真相呢？

真假難分是我們人類的一個難題。莎劇中不少邪惡的角色在別人眼中都是忠誠老實的。在《奧》劇裡的義雅豪欺騙了劇中所有的角色，沒有人懷疑他背信棄義。義雅豪證明了忠誠的外表竟可以掩飾邪惡的居心。奧德羅處理不善弄到人命關天。莎士比亞用這齣戲顯示誤信太完美的假面具後果多麼嚴重。

但這仍不能解釋奧德羅和狄夢娜的關係。為什麼愛得那麼深，卻信得那麼淺？

是不是欠缺了自信呢？奧德羅到底是個外人。他來自異邦異族，碰到的問題都始於他不屬於身處的社群。當義雅豪對他說狄夢娜難以忠於他

這樣的外邦人，並以此解釋證明她不貞時，奧德羅自覺被孤立的感覺更明朗化。義雅豪再三進讒，奧德羅以往的自信便崩潰了。

一失了自信，奧德羅便失去靈魂的主宰，完全受制於義雅豪。義雅豪乖巧的謊話逼使奧德羅去面對他不能處理的感情。他的妒念逼得他發狂。忿怒和憎恨取代了他往常的智慧和判斷力，把他趕上了絕路。

奧德羅和狄夢娜相愛得不能自己。義雅豪也是不能自制地去摧毀他們，我覺得這個莎士比亞的悲劇最令人震驚的是：到頭來，我們無法抗衡邪惡。我們只好希望永遠都不用面對邪惡。

《奧》劇的結尾給我們這樣的一個蒼涼看法。義雅豪一點也不後悔。剩下一個懦弱的嘉西鰲去收拾殘局。